



曲園叢書

14
484
3



門 4 4
號 484
卷 3



羣經平議卷七

德清俞樾

周書

□爵以明等極

度訓

孔晁注曰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

樾謹按孔訓極為中則等極二字義不相屬矣極猶則也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蓋極有準則之義故毛詩作極韓詩作則說詳尚書洪範篇此云等極猶等則也上文云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

經七

本末以立中既言極又言中知極之不訓中矣
知哀以知慧

樾謹按慧讀爲惠古字通用論語衛靈公篇好行小
慧鄭注曰魯讀慧爲惠是其證也說文東部惠仁也
知哀以知惠言知哀之則知仁之矣呂氏春秋論人
篇曰哀之以驗其人人卽仁之段字哀之以驗其仁
與此文知哀以知惠同義因段人爲仁段慧爲惠學
者乃皆失其解矣

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
時百物行治

樾謹按疊子孫二字文義未安下子孫字蓋衍文也
此當以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爲句習服鳥獸爲
句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爲句仁讀爲人大武篇
四凶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正與此文同仁
德卽人德土宜卽地宜也人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
者行猶用也猶言人德土宜天時百物用治也周官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鄭注曰行猶用也孔晁不知仁
爲人之段字故失其讀因失其解至民主二字趙氏
曦明謂民爲明字之誤朱氏右曾謂主爲王字之誤
本書多言明王尠言民主當依之訂正

通道通天以正人

命訓

樾謹按此當作道天以正人道猶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荀子禮論篇道及士大夫杜預楊倞注竝曰道通也然則道天以正人猶云通天以正人疑古本亦有作通天以正人者傳寫者誤合兩本爲一則曰道通天以正人於是文不成義後人又以道上加通字而爲通道通天矣下文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皆以道天正人對舉正承此文而

言可知此文當作道天以正人不當作通道通天以正人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若作通道通天則先言道後言天近於老子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恐非周初聖人之書所有之義也下文又曰夫天道三人道三是天有道人亦有道更可知此文之不以道與天與人對舉矣由後人不知道天卽爲通天因致此誤耳

人有常順

常訓

樾謹按順當讀爲訓古字通也其下文曰順在可變卽孔子有教無類之義下文又曰古者因民以順民

亦言因民以訓民也若如本字讀之則順卽因也因
民以順民文義複矣

上賢而不窮

注曰窮謂不肖之人

懋謹按不字疑下字之誤故孔注以窮爲不肖蓋謂
上賢而下不肖也若是不字則上賢而不肖文不
可通孔氏必不作是解矣

夫民羣居而無選

注曰選行也

懋謹按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高誘注

呂氏春秋觀世篇淮南子精神篇並曰齊等也然則
羣居而無選猶言羣居而無等程典篇無政無選又
曰選官以明訓凡言選者其義並爲齊等史記平準
書吏道益雜不選是不選有微雜之義此言無選猶
彼言不選矣孔訓選爲行未得其旨

大武劔勇

文附

懋謹按劔武義不可通劔當讀爲驗言大武所以驗
其勇也劔驗並從僉聲故得通用墨子維守篇守節
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
以劔驗之劔驗二字亦不可通蓋古本止作須其還

報以劔之段劔為驗劔之即驗之也校者旁注驗字以明劔當為驗因誤入正文古書往往有此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劔驗為參驗之誤然參之與劔形聲絕遠無由致誤其說非也此文段劔為驗正與彼同且以字義言之說文馬部驗馬名竝無徵驗義凡言徵驗者當作諗說文言部諗問也是其本字也然則驗亦段字安在驗可段而劔不可段乎

三取威免枯四樂生身復其義近也免枯無患也

注曰威近也免枯無患也

懋謹按大武篇四救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與此

文大略相似疑各有誤字不可強通此文取威當從大武篇作取威於義為長枯猶攬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枯羽羣李賢注曰字書枯從手即古文攬字謂攬亂也然則取威免枯始謂取足以示威而無攬亂之乎

服美義注 羅匡

注曰淫過

懋謹按孔晁不釋義字謝氏塘曰凡義之所當為者皆可過盛此謬說也義當讀為儀周官肆師注曰古者書儀但為義是其證也儀淫者威儀盛也故與服

美竝舉詩有客篇既有淫威此言儀淫彼言淫威其
旨相近
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
樾謹按賓舉二字傳寫誤倒當作年荒則勤而不舉
賓祭以薄勤之言憂勤也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
雨也釋文曰勤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稔勤渠
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此勤字當從糜讀勤
而不舉言憂勤而不舉也周官膳夫職曰王日一舉
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
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然則年饑則勤而不舉正合周官大荒不舉之義
賓祭以薄言賓與祭皆從薄也上文曰成年穀足賓
祭以盛又曰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可證此文舉
祭以薄之誤
冬寒其衣服武稱
注曰寒衣爲敗其絲麻
樾謹按冬寒其衣服義不可通孔注亦曲說也據大
武篇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
冬凍其葆孔注曰凍葆謂發露其葆聚其文與此篇
大略相同疑此文本作冬寒其旅史記天官書曰主

葆旅事是旅與葆同義冬寒其旅猶冬寒其葆也後漢書光武紀李賢注曰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櫛音呂古字通然則冬寒其旅亦就在田野者而言方與上文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三句一律若作冬寒其衣服則不類矣旅字古文作表與衣字相似表誤爲衣後人又加服字耳孔注但曰寒衣疑其所見本尙無服字也

爵位不謙

注曰謙損也

樾謹按謙之言絕也考工記輪人外不廉而內不挫

鄭注曰廉絕也說文火部作爍曰火爍車網絕也引周禮曰爍牙外不爍蓋爍其本字其義爲火爍車網絕引申之則凡絕者皆謂之爍今周禮作廉乃其段字此文作謙亦其段字也爵位不謙言有爵位者不絕其爵位也說文水部謙一曰中絕小水也是從兼得聲之字每有絕義孟子稱周公兼夷狄兼亦絕也說詳孟子

童壯無輔 允文

樾謹按輔當讀爲哺哺輔竝從甫聲故段輔爲哺也說文心部哺惶也從心甫聲或體作怖童壯無輔言

無使惶懼也

五遠宅不薄大武

注曰雖遠居皆厚之

樾謹按遠宅二字無義據大開武篇亦有五和其文曰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與此篇所言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鄰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取五遠宅不薄大畧相同疑遠宅亦當作遠方字之誤也觀孔晁遠居之解是其所據本已誤作宅矣

二哀一要不贏一喪人三擯厥親

注曰哀敵人之困窮如此要不當為惡 盧氏文弨曰所當哀者羸病者也失位者也六親不能收卹者也正文要不字訛注亦難曉梁處素云不羸當作不羸不足也下文必羸程榮本亦誤作必羸可知此字亦訛

樾謹按梁說是也惟要不之義難解卽從孔注作惡義亦難通要不疑粟字之誤粟不羸者穀不足也糴匡篇所謂年儉穀不足是也

四赦一勝人必羸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救民所惡

樾謹按以所列四事言之赦特其一事且居四者之末何得統目之曰四赦乎據文酌篇四教一守之以信二因親就年三取戚免枯四樂生身復其三其四與此文二三略同然則此文四赦疑亦當作四教教赦字形相似又涉四赦民所惡句適四赦二字相連因致此誤耳

因其耆老及其總害 大匡

樾謹按總字之義無解疑當作利利古文作勑總俗書作惣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下文曰鄉問其利因謀其蓄與此文正相應

樂不牆合

樾謹按牆合二字無義盧氏文昭曰牆合卽所謂宮縣然古書無以宮縣爲牆合者亦曲說也疑此文本作樂不合古人作樂必合之於廟詩有瞽篇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是也樂不合者不合樂也因涉下句牆屋有補無作之文而誤衍牆字耳

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程典

樾謹按三忠未知何義盧氏文昭訂爲三忠曰戰國策臣作忠古文也然一忠爲臣其義殊淺顏氏家訓言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

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偏滿經
傳然則思字亦其時所造無疑論語釋文於泰伯先
進篇俱有思字云古臣字錢氏大昕養新餘錄以不
精小學譏之是也盧說恐未足據且所謂三臣者果
何指乎據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孔注三吏
三卿也疑此文三忠乃三吏之誤吏字闕壞後人遂
妄改爲忠耳

德開開乃無思

樾謹按德開開文不成義疑德字上有慎德二字其
原文蓋云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慎德德開

開乃無患皆以四字爲句古人遇重文多省不書止
於字下作二小畫傳寫誤奪之耳

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

樾謹按二句不可解疑當作土物不極美不害與土
句牛羊不盡齒不屠相對成文物誤爲勸美字重出
用字卽涉平句用乃思慎而誤衍也害當讀爲割書
大誥篇天降割于我家釋文曰割馬本作害是害與
割古字通用割猶刈也廣雅釋詁割刈同訓斷然則
土物不盡美不割猶言土物不盡美不刈也文傳篇
曰無伐不成材卽其義矣

商饋始于王豐保

懋謹按此當作饋始于商王蓋言祀上帝之後而饋
膳肉從商王始也其下文云因饗諸侯重禮庶吏蓋
先商王次及諸侯次及庶吏也今作商饋始于王則
文不成義矣
不深乃權不重

懋謹按此當作不深不重乃權不重蓋承上文深念
之哉重維之哉而言辭不深念之不重維之則其權
不重也後人因兩句皆有不重字疑為衍文誤剛其
一不知乃權不重之重為輕重之重不深不重之重

為重複之重字雖同而義則異也且此兩句以重重
二字為韻下文曰從權乃慰不從乃饋以慰饋二字
為韻竝四字一句今奪不重二字則句法參差不齊
而亦失其韻矣

利維生痛文傲

懋謹按此文云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
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下文云何嚮非私私維
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下文
所生五者皆不美之事則此文五者宜皆美事方相
對成義而云利維生痛殊不可曉疑痛字當讀作通

痛與通聲近而義同故釋名釋疾病曰痛通也通在
膚脈中也利維生通通維生樂者利則流通流通其
無所鬱結故樂矣

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

文傳

樾謹按圍竭二字義不相屬圍疑匱字之誤潛夫論
實邊篇引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
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遺亦當爲匱
唐人書從匚之字或變作之如匝作迺匹作迺匝作
迺迺作迺之類于祿字書可考匱變作迺因誤爲遺
也彼所引雖與此不同然大旨相近可知此文之當

作匱竭矣

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
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

大開武

樾謹按程字不當疊降寤于程降因于商皆天之所
降也若作程降因于商則義不可通矣葛字亦不當
疊孔注曰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可知所據本不疊
葛字也言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可否相濟曰和欲其
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是孔讀維王其明
用開和之爲句言孰敢不格爲句可知所據本不疊
言字也今疊葛字言字義不可通當依孔注訂正惟

孔解開和句於義未安此當以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爲句孰敢不格爲句開和乃書名武傲篇曰丙辰出金枝郊實開和細書

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始哉

懋謹按是上有闕文當云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始哉上文云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始哉此文之是不敬卽上文之時不敬時猶是也尙書堯典篇惟時茂哉史記五帝紀作維是勉哉臯陶謨篇咸若時夏本紀作皆若是竝其證也是字連不敬讀則是上闕一字明矣

物周爲器 寶典

注曰周用之爲器

懋經按經文當云物用爲器注文當云用 句 用之爲

器今作周者皆字之誤

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

懋謹按子乃孝字之誤鄭君注禮所謂壞字也當讀

曰一孝 句 孝畏哉乃不亂謀猶下文曰二悌悌乃知

序悌下疊悌字則孝下必當疊孝字矣又下文曰三

慈惠茲知長幼亦有奪誤當作三慈惠慈惠知長幼

慈惠下疊慈惠字猶孝下疊孝字悌下疊悌字也茲

字卽慈之壞字亦猶子字卽孝之壞字也傳寫奪誤
而其迹幸尙可尋謝氏墉以茲爲衍文盧刻遂刪去
之而其迹泯矣亦見古書之未可輕改也
欲與無口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

寤徹

樾謹按此三句本無闕文當以欲與無則爲句欲與
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每句皆四字言欲與之而
無則欲攻之而無庸以王則不足也下文周公之言
曰奉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戚和遠人維庸正
對此三句而言淺人不知無則無庸相對成文而以
則字屬下句因疑欲與無下尙有闕文乃加空圍以

識之耳

教之以服 武穆

注曰教之以服先生法服也

樾謹按說文服從良良從口口事之制也故鄭石制
字子服是服有法制之義教之以服服卽法也孔以
法服釋之豈所教止在衣服乎失其旨矣

惟風行賄賄無成事 和寤

注曰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
樾謹按下賄字乃則字之誤其原文蓋曰后降惠于
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則無成事故孔注云云是其

所據本尙未誤也王氏念孫讀書雜誌謂行下當有
草字而今本脫之此說非也注中草字乃孔氏增出
以明風行之義非必正文有草字也大明武篇曰侵
若風行與此義同王氏又謂賄賄無成事上更有脫
文由不知下賄字乃則字之誤故耳賄與則左旁竝
從貝因而致誤注中賄則連文卽本正文可據以訂
正

王食無疆 武寤

懋謹按王當作玉所謂維辟玉食也古玉字王字竝
三畫而連其中故易致混又涉下句王不食言而誤

此篇文皆用韻以四字爲句多頌美之詞玉食無疆
義亦然也

泰顛閔天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卽位于社太卒之左
克殷

注曰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也

懋謹按此文本作泰顛閔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大卒
王入卽位于社之左故孔注如此蓋其所據本未誤
也書堯典敷奏以言枚氏傳曰奏進也奏王太卒者
言進王之太卒以衛王也孔注加當門二字正明奏
字之義王入卽位于社之左言王位在社左也後人

誤讀皆執輕呂以奏王爲句謂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相對成文因移大卒字於社字之下而不知夾王可通奏王不可通且下句王入卽位于社太卒之左社太卒連文更不成義矣

大匡封攝外用和大

大匡

注曰和平大國

樾謹按此二句文義難明據下文曰中匡用均勞故禮新小匡用惠施舍靜衆疑此文本作大匡用和大封攝外乃與下二句一律大匡用和猶中匡用均小匡用惠也大封攝外者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攝猶整

也言大封諸侯以整攝畿外之地也傳寫者奪用和大小三字而誤補之封攝外之下其義遂不可通矣孔注亦曲爲之說於義不了也

傾九戒

文政

注曰順此戒也

樾謹按傾字之義難明當依注文作順順與傾形似而誤耳注文亦有奪字當云順順此戒也猶上文濟九醜句注曰濟謂濟其醜以好也皆先舉經字而釋之注奪一順字而其義遂晦遂并經文而莫能是正矣

思義醜□

樾謹按大匡篇曰思義醜貪疑此文所闕亦貪字也五民之利

樾謹按民之利三字於義未足疑民上闕一字五□民之利與下文七祗民之死九足民之財一律示有危傾

樾謹按示當爲元古其字也古其字或作方玉篇其下更出方字曰古文是也又或作元集韻其古作元是也此文元字當讀爲基詩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篇引作夙夜其命宥密是其

與基古通用此蓋段其爲基而又從古文作元也元有危傾言其基有危傾之勢不可不戒故爲九戒之一也學者少見元字因改爲示耳
充虛爲害

注曰陰陽姦謂之充國無人謂之虛也

樾謹按孔解充字非也荀子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倞注曰充實也是充與虛正相對大聚篇曰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孔注曰有積有虛言不平也可證此篇充虛爲害之義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
大聚

經一
樾謹按此當作立正長以勤人立職孤以順幼蓋立
正長所以勤民事而立職孤所以使幼者得遂其生
也正長也職孤也皆其名也勤人也順幼也皆其事
也立職孤以順幼與下句立職喪以卹死文法正同
管子治齊凡國都有掌孤孤幼不能自生者屬之此
卽立職孤以順幼之事掌孤猶職孤也蓋成周之遺
制矣今作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則義不可
通猶上句畜百草以備五味誤作畜五味以備百草
竝傳寫者倒其文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百草句惜未
及此

教芋與樹蓺

樾謹按此當作教與樹蓺與猶以也說見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教與樹蓺卽教以樹蓺也古與予通用疑
古本段予爲與作教予樹蓺後人據別本作與者訂
正遂竝存予與二字因又誤予爲芋耳管子地員篇
其草宜芋茅今本作其草宜黍秫與茅蓋誤芋爲與
而因加黍秫二字不知黍秫已見上文且非草也辨
見諸子平議彼誤芋作與此誤與作芋正可互證

時四月既芻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

冲子緩文 世傳

樾謹按文下當有闕文據下文用小牲羊犬豕千百
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冲子綏文考然則此文亦當
作綏文考明矣朱氏右曾集訓曰文文德也勝殷過
劉庶自此可綏天下以文德也此曲爲之說與下文
不合

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

注曰眾人告武王焚玉四千也

樾謹按告焚二字當在四千之下其文曰時甲子夕
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玉
四千告焚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

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蓋庶玉二字連文此云凡厥
有庶玉四千故下云四千庶玉則銷兩文相應告焚
二字自爲句旣告焚之五日武王乃使人求之所謂
告焚者以商王紂自焚告非以焚玉告也若如孔注
則豈有不告紂之自焚而專告玉焚者乎卽以玉論
天智玉爲重而庶玉則輕矣又豈有不以天智玉五
告而顧以庶玉四千告者乎揆之事理皆不可通蓋
由傳寫者誤移告焚二字於玉四千之上孔氏不能
訂正故失其解耳

昏憂天下

商誓

經七

七

樾謹按昏憂連文義不可通憂當作擾擾字隸變作
擾闕其左旁則爲憂矣昭十四年左傳注曰昏亂也
襄四年傳注曰擾亂也是昏擾同義昏擾天下言亂
天下也

官庶則荷荷至乃辛 五權

樾謹按荷字當讀爲苛古字通也辛字無解且於韵
亦不協疑卒字之誤說文卒部卒所以驚人也一曰
俗語以盜不止爲卒煩苛之至民必驚擾此與前說
合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則與後說亦合且與
上文韵亦相協卒字隸變作幸凡執字銀字左旁今

皆爲幸是其證也幸與辛相似因而致誤耳
人庶則匱匱乃匿

樾謹按匱當讀爲慝言人衆則必匱乏匱乏則必競
爲姦慝矣古匿與慝同聲而通用尙書大傳朔而月
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五行志作仄慝是其證也說
文無慝字古字止作匿耳

周公格左闕門會羣門 皇門

樾謹按尙書堯典闕四門詩緇衣篇正義引鄭注曰
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四門者卿士之私
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師取法於古也又

周官大司馬職帥以門名鄭注曰軍將皆命卿古者
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
師皆上卿爲軍將者然則此篇所云會羣門者言會
集衆卿士也序云周公會羣臣于闕門經作羣門序
作羣臣竝不相背玉海九十二百六十九兩引此經
竝作會羣臣則後人不達門字之義而據序以改經
也篇內云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
可證門字之非誤朱氏右曾本從玉海作會羣臣失
之矣
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

注曰言勢人以大夫私家不憂王家之用德

懋謹按祭公篇曰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
尙皆以時中又萬國文義與此略同疑此文厥室上
亦當有亂字而今本脫之弗卹二字屬上句讀以家
相亂厥室弗卹猶云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也
王國王家維德是用猶云尙皆以時中又萬國也孔
注以弗卹屬下讀失之

又五日土潤溽暑

時訓

懋謹按暑字衍文也此當云又五日土潤溽下文土
潤不溽暑當作土不潤溽說詳禮記月令篇

將帥不和

樾謹按上文云鵠旦猶鳴國有訛言下文云荔挺不生卿士專權言與權爲韻此云虎不始交將帥不和和字不入韻疑必有誤古本當作將帥不驩謹與歡古通用禮記樂記篇鼓鼙之聲謹鄭注曰謹或爲歡將帥不謹卽將帥不歡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曰謹古文作𠄎此文謹字疑從古文作𠄎因誤爲和耳

純行不二曰定

謚法

樾謹按此本作純行不忒曰定古書忒字或以貳字爲之尙書洪範篇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是

其證也貳譌作貳後人因改爲二矣史記正義引此文作純行不爽曰定爾雅釋言曰爽忒也是不爽與不爽同義後漢書蔡邕傳注又作純行不差曰定周易豫卦彖傳鄭注曰忒差也是不爽與不差亦同義若如今本作不二則與不爽不差之義絕遠矣禮記緇衣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曰不忒他得反本或作貳蓋亦段貳爲忒因誤貳爲貳也此文又改貳作二學者益無從訂正矣

柔質受諫曰慧

樾謹按盧校曰慧舊作惠當從之慧惠古通用字論

語衛靈公篇好行小慧鄭注曰魯讀慧爲惠是其證也此句與上文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本爲一條蓋柔質慈民謂之惠愛民好與則就慈民而推言之柔質受諫則就柔質而推言之以見有其一節者亦得諡之曰惠也因其字段作慧後人遂分爲兩諡恐非其舊

就會也

樾謹按就與集一聲之轉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毛傳亦曰集就也是就與集聲近義通爾雅釋言集會也此云就會也蓋卽讀就爲集故訓

會耳

四塞九采之國

明堂

樾謹按采乃米字之誤米讀爲蕃蓋蕃省作番番又省作米也九蕃之國卽周禮所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說詳禮記明堂位篇

二曰方輿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

官人

樾謹按方輿之言以觀其志八字當在上文以觀其備之下原文蓋曰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方輿之言以觀其志此之謂觀誠三句相對成文皆觀誠之事也今誤在二曰之下則不類矣志

殷以淵四字上當有其字其志殷以淵與下文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亦三句相對成文今奪其字則又不類矣

愚依人也

樾謹按依字義不可通疑是扶字之誤扶乃古旅字說文曰古文以為魯衛之魯然則愚扶猶愚魯也扶誤作衣因誤作依矣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亦扶字之誤說已見前此文又加人旁作依學者益無從是正矣

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

王會

注曰東越歐人也比交州蛇特多為上珍也

樾謹按蟬即鱣之段字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訓纂曰鱣蛇魚也山海經郭注曰鱣魚如蛇蓋以其似蛇而得蛇名實非蛇也孔氏竟以蛇釋之謬矣又按此當於順字絕句順讀為馴易坤象傳馴致其道九家注曰馴猶順也是馴與順音近而義通蟬蛇順者言其性馴善也雖有蛇名而實非蛇故曰馴明其與蛇異也下乃曰食之美朱氏右會集訓讀順食之為句釋曰順謂縱切之斯大誤矣

姊妹珍

注曰姑妹國後屬越

樾謹按盧氏文昭以姑妹爲卽姑蔑是也至珍字當爲一物而說者皆未詳今按乃珧字之誤珧字篆書作珧與珍相似因而致誤爾雅釋魚蜃小者珧山海經東山經其中多蜃珧是珧與蜃同類此云姑妹珧下句云具區文蜃正以類相從矣

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

樾謹按若白馬當作若馬此言獸形如馬非必白馬乃相似也孔注曰茲白一名駮今考諸書言駮者爾雅釋獸曰駮如馬鋸牙食虎豹詩晨風篇毛傳文與

爾雅同說文馬部曰駮獸如馬鋸牙食虎豹其文蓋卽本此而皆言如馬不言如白馬然則白爲衍文無疑矣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此文曰茲白者若馬馬上正無白字可據以訂正

都郭生生欺羽

注曰都郭北狄生生獸名

樾謹按欺羽似別爲一物然下文止曰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不及欺羽未詳其義疑欺羽二字當在下文奇幹善芳之上其文曰欺羽奇幹善芳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蓋欺羽爲國名奇幹善

芳爲鳥名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曰文鉞碧簪之琛
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紈牛
露犬乘黃茲白並出此篇皆爲所貢之物然則奇幹
善芳亦當爲物名不得以奇幹爲國名矣若以奇幹
爲國名則當云白民乘黃義渠茲白方與奇幹善芳
一律也山海經西山經曰冀望之山有鳥焉名曰鷦
鷯服之令人不厭注引周書曰獻芳不昧然則郭所
見周書當作奇餘獻芳故引以爲鷦鷯之證欺羽之
國或卽所謂冀望歟觀奇幹之或爲奇餘而郭氏且
引以證山海經之鷦鷯則奇幹之非國名益信蓋由

欺羽二字誤入上文讀者遂以奇幹爲國名國名不
當複舉乃於下句刪去奇幹二字耳孔晁於此文不
釋欺羽之義是所據本未誤下注當云欺羽亦北狄
奇幹善芳鳥名今作奇幹亦北狄善芳鳥名此後人
所改非其舊也郭璞引周書注山海經當云奇餘獻
芳不昧今作獻芳不昧亦後人刪之非其舊也若無
奇餘二字則與山海經之鷦鷯何涉郭氏乃泛引之
乎

蠻楊之翟

注曰楊州之蠻貢翟鳥

王氏念孫曰蠻楊本作楊

蠻故孔注曰揚州之蠻貢翟鳥今本楊蠻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樾謹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此篇之例皆於國名之下卽繫以所貢之物如櫻慎大塵穢人前兒良夷在子之類皆是也又或加以字如會稽以躡義渠以茲白之類從未有於國名下加之字以足句者此云楊蠻之翟與通篇句法不倫疑本作楊之蠻翟故孔注曰揚州之蠻貢翟鳥也

離丘漆齒

樾謹按文選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此文作離身染齒

且引爾雅北方有比肩人爲證疑周書原文作離軀軀卽身也因軀字俗書作軀玉篇身部軀下有軀字曰同上俗是也軀字闕壞止存右旁遂作離丘矣李善所見本作離身蓋傳寫之異文猶漆齒之作染齒也或竟從選注改丘爲身失之矣

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

祭公

樾謹按作陳周三字義不可曉孔氏無注朱氏右曾集訓曰制作陳布周密則失之迂曲矣今按作者始也詩駟篇毛傳曰作始也是其義也陳與甸通信南山篇維禹甸之周禮稍人注引作維禹甸之甸卽陳

也作陳周者始甸周也國語周語曰邦內甸服說文田部甸天子五百里地此言文王武王規度下國始定成周之地以爲甸服也讀者不知陳爲甸之段字故不得其解耳陳與甸古同聲甸之爲陳猶齊陳氏之爲田氏

維天貞文王之董用威

注曰貞正也董之用威伐崇黎也

樾謹按此本作維天貞文王董之用威故孔注曰董之用威伐崇黎也今本董之二字誤倒當據注乙正孔解貞字之義未得貞當訓定釋名釋言語曰貞

定也文王之時天命已定矣故曰貞

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

注曰既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

樾謹按丕維文王由之本作丕維文武由之故注曰皆由文武之德若如今本則注不當增出武字矣上文曰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又曰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竝以文武連文此亦當然宜據注訂正

賞罰無位

史記

樾謹按位與立古字通無猶不也說詳王氏引之經

傳釋詞賞罰無位卽賞罰不立也
奉孤而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

注曰謀主謂孤長夫也前事謂專命

樾謀按謀主二字不可曉疑當作其主言其主必畏而疑之也其誤作某又誤作謀耳周書序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詢某卽詢謀或古木周書謀字多省作某後人槩加言旁遂并此文其誤作某者一律加之而爲謀主矣注中謀主亦其主之誤孔意蓋以經文所謂其主者乃就其孤長大之口言之故曰其主謂孤長大也若如今本作謀主則孤長

大之後何以謂之謀主乎

文武不行者亡

樾謹按文字衍文也其下曰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云云是西夏之亡以武不行非以文不行也武不行者亡與上文武不止者亡義正相對阪泉氏用兵無已而亡謂之武不止然則西夏性仁非兵而亡當謂之武不行矣今衍文字義不可通

其川涇納

職方

樾謹按周官職方氏作涇汭然汭非水名說文水部汭水相入也竝無水名之訓尙書之媯汭渭汭洛汭

左傳之漢汭渭汭雒汭滑汭豫章之汭無作水名解者惟職方氏涇汭爲水名卽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汭縣之汭也蓋旣非本義故亦無定字周禮作汭漢書作芮此經作納皆從內聲之字也說文於湛篆下曰沒也又云一曰湛水豫州浸蓋旣著其本義又著其別義水部諸篆如此者多矣而汭篆下竝無一曰汭水雍州川之文疑許君所見周官未必作汭也盧本據周官訂正作涇汭恐轉非古書之舊下文河內曰冀州其浸汾露亦與周官作汾潞不同盧謂露潞古通用露可爲潞安在汭不可爲汭乎

遠人來驩視道如咫

太子晉

樾謹按驩讀爲觀下文曰國誠甯矣遠人來觀卽其證也

應事則易成

王佩

樾謹按此篇自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至危亡在不知時凡二十九句皆有在字獨此句作則字與上下文不一律疑當作應事在易成易之言速也史記天官書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大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易有疾速之義故與

久爲對文事機之來問不容髮故曰應事在易成易成猶速成也後人不解易字之義而以難易之易解之則在字之義不可通因改爲則字矣

謀成在周長

注曰周忠信也
樾謹按周長二字義不可通注以忠信爲解要亦曲說也周疑用字之誤謀成在用長言在擇其長者而用之

朕則名汝

周祝

注曰名汝善惡也

樾謹按名猶命也孟子公孫丑篇其閒必有名世者漢書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閒必有命世者焉三國志荀攸傳注引傅子曰孟子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命世者蓋命與名古通用廣雅釋詁曰命名也然則名亦猶命也朕則名汝者朕則命汝也御覽引韓詩傳曰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又潛夫論浮侈篇曰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是古有命民之事故曰朕則命汝也孔注未得其義

食器 餗 迤 膏 俟 屑 俟 器服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迤為匝字之誤當從之餗匝者
二器也膏俟屑俟者器中所實也俟讀為餗說文食
部餗乾食也膏餗蓋和之以脂膏屑餗蓋雜之以薑
桂之屑儀禮既夕篇注曰屑薑桂之屑是也文選思
元賦曰屑瑤藥以為餗兮此屑餗二字之證作俟者
段字也朱氏右曾以迤膏俟屑為句以下俟字屬下
句讀失之

商謀啓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鄭謀 周書序
樾謀按商謀啓平周義不可曉疑當作商啟謀乎周

大開小開序曰文啟謀乎後嗣與此文法正同啟猶
發也啟謀也者猶禮記內則篇所云出謀發慮也文
王之謀後嗣與商之謀周其為謀也相同然其啟謀
則一也啓謀二字誤倒而乎字又誤平乃失其義矣

羣經平議卷七

羣經平議卷八



羣經平議卷八

德清俞樾

毛詩一

有蕢其實 桃夭 國風周南

傳曰蕢實貌

樾謹按蕢者大也有蕢其實言其實之大也汝墳篇
遵彼汝墳傳曰墳大防也靈臺篇賁鼓維鏞傳曰賁
大鼓也蕢與墳賁字異而義同

肅肅兔置 兔置

傳曰肅肅敬也兔置兔罟也箋云置兔之人鄙賤之

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正義曰此美其賢
人衆多故爲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
鵠羽鴻雁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
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
懋謹按如正義所說則肅肅本無定義各依文勢釋
之此經云肅肅免置不云肅肅置免則以器言非以
人言傳釋爲敬恐失之矣肅肅乃說免置之形文選
西京賦飛罕肅箭薛綜注曰肅箭罕形也李善曰說
文曰罕網也肅音肅箭音朔然則以肅肅說置形猶
以肅箭說罕形肅肅疊字也肅箭疊韻也

公侯干城

傳曰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置免之
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
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
樞謹按毛以干爲扞之段字故曰干扞也鄭以干爲
戰之段字故曰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如毛意則干
爲扞衛之扞公侯干城者言公侯可用以扞衛其城
也如鄭意則干爲戰盾之戰公侯干城者言公侯可
用以爲干用以爲城也箋中扞字必是干字之誤鄭
止依經文用干字爲戰之段字不依毛公讀爲扞也

故正義云鄭惟干城爲異自箋文干誤爲扞則混傳箋而一之或反疑正義之非矣

維鳩方之

鵲巢

召南

傳曰方有之也

樾謹按方之猶附之也方附一聲之轉漢廣篇不可方思傳云方汙也谷風篇鄭箋文同方之爲附猶方之爲汙也說文彳部傍附行也漢書李尋傳集注曰旁附也傍從旁聲旁從方聲而皆訓附則方亦有附義矣昭十七年左傳鮒也以其屬死之周官太卜鄭注引此文鮒作鮒禮記明堂位篇馬以房俎注曰房

謂足下跗也竝方聲付聲相通之證維鳩方之言維鳩附之也附有附益之義故傳曰有之也

憂心惓惓

草蟲

傳曰惓惓憂也

樾謹按首章云憂心忡忡次章云憂心惓惓故爾雅釋言曰忡忡惓惓憂也而毛公卽本以爲說然其解首章不曰忡忡憂也而曰忡忡猶衝衝也以是推之惓惓亦當自有意義矣說文𠄎部𠄎綴聯也惓字從𠄎卽有綴聯之意荀子非十二子篇綴綴然楊注曰不乖離之貌不乖離卽是相綴聯也憂心惓惓猶曰

憂心綴綴言憂心聯屬不絕也因其言憂故字從心耳且以文義求之首章曰憂心忡忡承之曰我心則降傳曰降下也蓋忡有衝突之意故以降下之意承之也次章曰憂心惓惓承之曰我心則說說之言釋也說文言部曰說釋也蓋惓有綴聯之意故以解釋之意承之也卒章曰我心傷悲承之曰我心則夷夷之言悅也爾雅釋言夷悅也蓋直言傷悲故以夷悅之意承之也傳訓說爲服夷爲平然則詩人之旨雖毛公不能盡得矣

誰謂雀無角

行露

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箋云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樾謹按傳箋之意皆謂雀實無角故其說如此然下章云誰無鼠無牙何以穿我墉鼠之穿墉若不以牙復以何物乎兩章文義一律鼠實有牙則雀亦實有角竊疑所謂角者卽其喙也鳥喙尖銳故謂之角詩人之意謂雀無角則何以穿我屋女無室家之道則何以速我獄此論其常也乃事物之變則有大不然

者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獄正見其出人意計之外聽訟者不可不察也
角字之義自來皆屬獸言說文角部角獸角也其實
角字本義當爲鳥喙漢書董仲舒傳予之齒者去其
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此二句以鳥獸對言予之齒者
去其角謂獸有齒以齧卽不得有角以啄也傳之翼
者兩其足謂鳥有兩翼以飛卽不得有四足以走也
若以角爲獸角則牛羊麋鹿之類有齒復有角者多
矣安得云予之齒者去其角乎文選射雉賦裂膝破
觜注曰觜喙也觜爲鳥喙而其字從角可知角字之

義矣今俗謂口爲嘴蓋卽觜字而加口旁也

林有樸橄野有死麕

傳曰樸橄小木也箋云樸橄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
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正義曰林有樸橄謂林中
有樸橄之木也故箋云樸橄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
林者則林與樸橄爲一也
樾謹按林有樸橄野有死鹿兩文相對如鄭箋之意
則林有樸橄爲一處野爲一處有死鹿三字總承上
兩處而言不辭甚矣古人無此文法也駟篇毛傳邑
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坵上章野有死

麕毛以郊外曰野解之然則此章林野對文野爲郊外之野林亦當爲野外之林毛雖無文學者可以隅反矣林有樸橄野有死鹿白茅純束謂以白茅束此樸橄及死鹿也學者但知白茅純束止以野有死鹿言與上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同義而不知其兼以林有樸橄言於是不得其解矣綢繆篇綢繆束薪正義曰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與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爲室家然則林有樸橄以白茅束之正與綢繆束薪同義上章止言野有死麕故曰白茅包之此章兼言林有樸橄

故曰白茅純束以死鹿可包樸橄不可包也詩人之義其密如此鄭猶未之得也

報我不述

日月

邶風

傳曰述循也箋云不循禮也

樾謹按報我不循於義未明鄭以不循禮足成其義疑亦非經旨也釋文曰述本亦作術當從之說文行部術邑中道也道德之道與道路之道本無異義故禮記樂記篇不接心術大傳篇服術有六鄭注並曰術猶道也然則不術猶不道言報我不以道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是

作述者毛詩作術者韓詩術正字述段字也薛義視
毛義爲長然訓術爲法不如訓術爲道於義更安矣
不我以歸擊鼓

箋云不與我歸期

懋謹按箋增期字非經旨也詳釋詩意蓋從征之士
有因傷病不得歸者故作此詩下章云爰居爰處爰
喪其馬傳曰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傳以不還解爰
居爰處蓋居處於彼是不得還也又亡其馬則終無
還理矣故欲其家人求之于林之下也然則此章不
我以歸乃實不與歸非止不與歸期矣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雄雉

傳曰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
是實使我心勞矣 正義曰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
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

懋謹按鄭以誠矣君子爲愬於君子未知於毛意何
如正義解爲君誠如是矣又未知於鄭意何如而要
皆迂曲非經旨也方言曰蹇展難也齊晉曰蹇山之
東西凡難貌曰展荆尖之人相難謂之展若秦晉言
相憚矣是展與蹇音義相近蹇卽蹇字廣雅釋詁蹇
展難也卽本方言文也展矣君子猶云蹇矣君子言

其難也此詩乃婦人以君子久役而作首章云我之
懷矣自詒伊阻此我字我其夫也次章云展矣君子
實勞我心此我字婦人自我也毛傳曰阻難也然則
展矣君子與自詒伊阻文義正相屬惟其自詒伊阻
故曰難矣哉我之君子實使我心爲之憂勞也

中心有違

谷風

傳曰違離也箋云徘徊也

樾謹按違當爲媿說文女部媿不說貌字亦通作媿
廣雅釋詁曰媿恨也又或段違爲之文選幽通賦曰
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違或作媿是其證

也中心有違猶云中心有恨傳箋竝失之釋文引韓
詩曰違很也很恨義同廣雅釋詁曰很恨也韓說殆
勝於毛矣

遑恤我後

箋云遑暇恤憂也

樾謹按禮記表記篇襄二十五年左傳引此文竝作
皇恤我後蓋古字止作皇後加辵作遑也皇當讀爲
况尚書無逸篇無皇曰漢石經作毋兄曰則皇自敬
德正義曰王肅本皇作况漢石經作則兄曰敬德兄
卽古况字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况乎我多

有之皆皇況聲近義通之證尙書大傳皇于聽獄乎
鄭注曰皇猶况也然則我躬不閱皇恤我後猶云我
躬不容况憂我後箋訓皇爲暇則其義轉迂矣
不我能憐

傳曰憐養也箋云憐驕也

懋謹按說文心部憐下引此文作能不我憐當從之
能與甯通正月篇甯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引作能或
滅之然則能不我憐猶言甯不我憐與日月篇甯不
我顧句法正同彼箋曰甯猶曾也曾不我憐反以我
爲憐兩句文意正一氣相生後人不解能字之義誤

倒其文耳憐者好也古音畜好相近故孟子曰畜君
者好君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
也不善之則讎也高注曰周書周公所作畜好也詩
人以憐讎對文正本周書彼作畜者段字也傳箋所
訓均未得其旨

頊兮尾兮

旄丘

傳曰頊尾少好之貌 正義曰頊者少貌尾者好貌
懋謹按尾亦少也尾與微通尙書堯典烏獸孽尾史
記五帝紀作字微漢書古今人表尾生晦師古注曰
卽微生畝也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釋文

曰尾本作微釋名釋形體曰尾微也是尾微聲近義
通瑣兮尾兮猶云瑣兮微兮蓋卽式微式微之意流
離之子詩人以自喻流離卽倉庚一名黃離畱者陸
璣以爲梟非是

簡兮簡兮

簡兮

傳曰簡大也箋云簡擇 正義曰毛以爲衛不用賢
有大德之人兮有大德之人兮鄭以爲衛君擇人兮
擇人兮

樾謹按傳箋兩義均有未安卽正義所衍說其不辭
實甚矣簡當讀爲憫說文人部憫武貌字亦作攏方

言曰攏猛也憫兮憫兮乃武猛之貌下句云方將萬
舞萬舞者武舞也周易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李
氏集解引鄭注曰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
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禮記文王世子篇春夏學干
戈秋冬學羽籥鄭注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
象文也證以左傳楚公子元振萬而夫人曰先君以
是舞也習戎備也則鄭義殊塙此經方將萬舞毛傳
曰以干羽爲萬舞誤兼文武言鄭易之曰萬舞干舞
也則固謂萬舞是武舞矣憫兮憫兮乃武猛之貌與
萬舞正合猶下章言公庭萬舞而繼之曰有力如虎

也簡者備之段字淇澳傳曰備寬大也備本爲武貌而訓大者義與簡通也彼備兮之備可訓大則此簡兮之簡可訓武必泥本字以求之斯不得其旨矣

終婁且貧

北門

傳曰婁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曰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

樾謹按如箋義則婁卽貧所致言婁不必更言貧矣何以云婁且貧乎一切經音義卷一引蒼頡曰無財備禮曰婁與箋義同然其字從小則婁之本義當屬居處說文小部婁無禮居也此婁之本義也所謂無

禮居者乃陝小之謂史記滑稽傳歐婁滿篝正義曰歐婁謂高地陝小之區是婁有小義方言籒小者南楚謂之婁又云家小者謂之婁則凡從婁得聲者並有小義矣婁從小婁聲當爲小屋爾雅釋宮曰陝而修曲曰樓義與相近屋小則堂室奧阼之制不備不可以行禮故曰無禮居引申之則凡無禮者皆得謂之婁毛公此傳是也凡陝小者亦得謂之婁釋名釋姿容曰婁數猶局縮皆小意也又引申之凡貧者亦得謂之婁爾雅釋言曰婁貧也郭璞注曰謂貧陋經文止言貧而注必兼言陋者說文自部陋阨陝也郭

氏之意蓋謂宴得訓貧者乃從陝小之義引申之也然則宴之爲貧展轉引申非其本義而鄭箋必謂祿薄不足爲禮使宴與貧并爲一談非經意且非傳意矣終宴且貧者終猶旣也已也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並訓終爲已也衛之忠臣仕於閻君言旣已不見禮遇又且貧也孟子論仕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大仕於閻君則已非見行可之仕矣乃并不能接之以禮養之以財則際可之仕公養之仕俱不足言宜其不得志也宴是一事貧又是一事傳義甚明先

言宴後言貧者賢者恥無禮尤甚於患貧也

北風其喈

北風

傳曰喈疾貌

樾謹按說文口部喈鳥鳴聲也葛覃篇其鳴喈喈傳曰和聲之遠聞也他如風雨篇雞鳴喈喈鼓鐘篇鼓鐘喈喈烝民篇八鸞喈喈凡言喈喈者皆取其聲之和爾雅釋訓噍噍喈喈民協服也亦和協之意此經喈字傳訓爲疾未詳其義竊謂喈當作潛說文水部潛水流潛潛也一曰潛寒也詩曰風雨潛潛今詩無此文疑說文錯誤當引此詩北風其潛也一章曰北

風其涼雨雪其雱二章曰北風其潛雨雪其霏涼與
潛雱與霏義皆相近潛當從說文一曰寒也之訓其
涼其潛義同猶雱盛貌霏甚貌其雱其霏義亦同也
傳訓爲疾蓋從水流潛潛取義謂風之疾如水之流
也

副笄六珈

君子偕老

鄘風

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之最盛者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
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樾謹按鄭箋不解副字正義亦不言毛鄭同異考周

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注曰副之言覆
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
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之假紒矣服之以
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然
則毛公所謂副正鄭君所謂編禮記明堂位鄭注曰
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掌王
后之首服爲副是鄭意與毛不同其箋詩雖不言副
爲何物然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
上飾則其說固與注禮同不從毛公編髮之說也續
漢書輿服志曰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

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
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然則漢固以步搖當周之副
卽六珈亦尙得其大略鄭不敢竟以漢制說經故云
古制有未聞耳釋名釋首飾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
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不言以
髮爲之與鄭義同古者祭服君衮冕夫人副褱然則
婦人首服之有副其猶男子首服之有冕與毛公誤
以編爲副恐不可從廣雅釋器曰假結謂之髻古制
湮而古字亦變矣
是繼祥也

傳曰是當暑祥延之服也 正義曰縹絺是當暑繼
去祥延蒸熱之服也又曰繼祥者去熱之名故言祥
延之服祥延是熱之氣也

樾謹按傳言當暑祥延之服竝無繼去之文且祥延
之爲熱氣亦是臆說非傳義也祥延猶伴奐也卷阿
篇伴奐爾游矣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祥與伴竝從
半聲延與奐古音亦相近當暑祥延之服謂當暑自
縱弛之服也傳箋均不解繼字繼當作褻說文衣部
兩引此經褻篆下曰是褻祥也祥篆下曰是繼祥也
蓋褻本字繼段字惟其爲褻衣故得自縱弛也

美孟庸矣

桑中

傳曰庸姓也

樾謹按庸之爲姓無考錢氏大昕謂庸卽閭也以文
十八年左傳閭職史記齊世家作庸爲證然古男子
不以姓行則閭職非姓也又引漢書谷永傳閭妻爲
證此則得之惟此詩作于惠公時姜弋庸必當時貴
姓乃其時閭姓無聞焉詩人何取而詠之乎庸姓疑
卽熊姓說文熊從能炎省聲炎與庸一聲之轉尙書
洛誥篇無若火始炎炎漢書梅福傳引作毋若火始
庸庸熊從炎聲故得通作庸春秋所書魯夫人姜氏

爲多而亦有弋氏熊氏襄四年夫人弋氏薨宣八年
夫人熊氏薨是也魯衛兄弟國其所與爲昏姻者宜
亦大略相近詩人以孟姜孟弋孟熊並言蓋耳目聞
見此三姓最大也昭七年左傳正義曰古人讀熊皆
于陵反然古無韵書聲之輕重緩急不能齊同後漢
劉鎮南碑熊與豐爲韵然則庸之與熊何不可通必
謂熊字古止于陵反一音泥矣

作于楚宮

定之方中

傳曰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樾謹按此與下句作于楚室兩于字竝當作爲文選

魏都賦張載注及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
李善注引此經竝曰作爲楚宮作爲楚室蓋于與爲
古通用段氏玉裁詩經小學已及之矣惟未及作字
之義駟篇思馬斯作傳曰作始也作于楚宮者始爲
楚宮也作于楚室者始爲楚室也仲梁子曰初立楚
宮明以初字釋作字自來未得其義
匪直也人

傳曰非徒庸君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廣雅匪彼也之文讀匪爲彼詳
見經義述聞其說是也匪直也人猶云彼直者人古

者也二字亦通用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者也互用卽其例矣彼直者人與彼姝者子句法
相似毛公生六國時古語已不盡可通近人訓詁之
學蓋卓絕矣

猗重較兮 淇澳 衛風

樾謹按禮記曲禮孔疏論語鄉黨皇疏荀子非相篇
楊注文選西京賦李注引此文猗竝作倚據節南山
篇有實其猗箋曰猗倚也則猗倚固聲近義通也然

作猗作倚竝段借字其字實當作鞫說文車部鞫車
旁也鞫重較兮言車旁有兩較也較說文作較曰車
鞫上曲銅也是較在鞫上故繫於鞫而言之楚辭招
魂曰檻層軒些句法與此相似西京賦曰戴翠帽倚
金較則已誤解此經倚字矣

碩人之邁

考槃

傳曰邁寬大貌

懋謹按邁乃草名其爲段字無疑而自來未有得其
字者以義求之蓋當作和和字古或以高爲之淮南
子說山篇高氏之壁高誘注曰高古和字是也又或

變作瑀文選盧子諒覽古詩趙氏有和璧李善注曰
琴操曰昭王得瑀氏璧瑀古和字是也此經云碩人
之邁蓋段邁爲高而又段高爲和展轉相段古書自
有此例釋文曰韓詩作邁此則後出之字以碩人言
故從人作邁猶以璧言故從玉作瑀也首章美其寬
大次章美其和平本各自成義而和之聲近于桓水
經桓水篇引鄭康成尚書注曰和讀曰桓是也長發
篇元王桓撥傳訓桓爲大則此傳訓和爲寬大於義
未始不可通矣段氏王裁曰邁卽窠之段借碩人之
窠義甚不安此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辭也

永矢弗生

傳曰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
樾謹按此詩箋義甚失忠厚之旨毛以為無所告語
亦與永矢之文未合王肅說首章弗諉曰先王之道
長自誓不敢忘也說次章弗過曰長以道自誓不敢
過差其義甚正卒章弗告亦當依肅義說之告讀為
拈後漢書馬融傳虛成頌曰拈羽羣李賢注曰字書
拈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亂也說文無拈字蓋是攪
之或體覺告聲近釋名釋書契曰告覺也攪從覺故
或從告孟子告子篇曰有拈亡之矣趙注以拈為拈

亂蓋亦讀為拈永矢弗告言長以道自誓不敢拈亂
人苟信道未篤則見紛華而悅者有之矣詩人所以
長誓弗拈也

朱幘鑣鑣

頌人

傳曰幘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
貌釋文曰鑣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
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鑣
樾謹按說文金部鑣馬銜也巾部幘馬纏鑣扇汗也
是扇汗之名屬幘不屬鑣傳文人君以朱纏鑣為句
扇汗且以為飾為句扇汗二字乃言其用非言其名

猶曰既以扇汗且以為飾也後人或卽其用而名之謂之扇汗亦謂之排沫要是憤之異名陸氏誤以鑣扇汗三字連讀乃以扇汗為鑣之異名則失之矣續漢書輿服志曰乘輿象鑣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可知鑣與扇汗非一物也又陸氏此數語釋傳文鑣字非釋經文鑣鑣字乃繫之鑣鑣下疑傳寫之誤阮氏校勘記已及之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

樾謹按此四句皆自言有功於夫家宜見恩禮之意故言我三歲為婦則一家之人無居室之勞矣我夙興夜寐則一家之人無有朝起者矣皆由已獨任其勞故也鄭箋所說未得詩人之旨而以靡有朝為非一朝尤於文義未安

巧笑之瑳

竹竿

傳曰瑳巧笑貌

樾謹按瑳非笑貌乃齶之段字說文齒部齶齒參差從齒差聲笑則參差齒見故以為巧笑之貌

能不我知

芠蘭

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稚之君雖
佩鱗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知爲也

樾謹按正月篇甯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引作能或滅
之是能與甯通日月篇甯不我顧箋云甯猶曾也能
不我知與甯不我顧同言此幼稚之君雖則佩鱗而
曾不我知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
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
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也能不我知者
曾不我接也下章能不我甲傳訓甲爲狎然則首章
言不與我交接二章言不與我狎習語意正相近說

此經者不知能爲語辭而以實義釋之又不解知字
之義故皆失其解矣谷風篇不我能愔說文引作能
不我愔與此句法相同能亦甯也說已見前

垂帶悸兮

傳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樾謹按說文心部悸心動也有節度之訓與字義不
合傳說非也垂帶悸兮乃刺之而非美之悸之本義
爲心動引申之則凡物之動者皆可以悸言之字亦
作瘁一切經音義卷一曰悸古文瘁同說文疒部瘁
氣不定也是瘁亦有動義也詩人刺惠公雖容兮遂

經六
三
兮而其垂帶乃悸然常動正見其舉動之無節猶左
傳以衰衽如故衰見昭公之不君卽小以明大也
一葦杭之河廣

傳曰杭渡也

樾謹按葦非可以渡河之物傳義非也說文手部杭
扞也重文杭曰抗或從木是杭卽抗之或體杭訓扞
故亦訓蔽昭元年左傳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
注曰亢蔽也亢乃抗之段字列子黃帝篇曰而以道
與世抗釋文曰抗或作亢是其例也一葦杭之言一
葦之闊卽足以蔽之正是極喻其狹耳

爰樹之背伯兮

傳曰背北堂也 正義曰背者向北之義故知在北
樾謹按背卽北字也古背北同字國語吳語曰吳師
大北韋昭注曰北古之背字是也爰樹之背卽爰樹
之北傳以經但言北未言所在故以北堂釋之正義
之說反涉迂曲矣

在彼淇厲有狐

傳曰厲深可厲之旁

樾謹按傳意此厲卽深則厲之厲然水深則非狐所
能涉故以爲深可厲之旁其說甚爲迂曲且經止言

淇厲不言厲旁傳義殆失之矣今按厲者瀨之段字
說文水部瀨水流沙上也從水賴聲賴與厲古音相
近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爲厲已也釋文曰厲鄭讀
爲賴漢書地理志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
皆其證也瀨從賴聲故得以厲爲之史記南越傳故
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
此經厲字正與彼同淇厲者淇瀨也楚辭湘君篇石
瀨兮淺淺漢書司馬相如傳北揭石瀨師古曰石而
淺水曰瀨是瀨爲水淺之處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是水淺之處狐得涉之也毛以爲深可厲之旁則混

于卒章之淇側戴氏毛鄭詩考正曰厲梁之屬也引
水經注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爲證則混于
首章之淇梁夫詩人之言自有次第首言淇梁明易
涉也次言淇厲則涉之稍難矣卒言淇側則徘徊于
水涯不得涉矣所以憂之彌甚也混而同之豈得其
意乎

左執簧

君子陽陽

王風

傳曰簧笙也 正義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鑠也笙
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
樾謹按笙不能無簧而簧不必定施於笙簧蓋自成

一器釋名釋樂器曰簧橫也于管頭橫施于中也此謂箏笙中之簧也又曰以竹鐵作于口橫鼓之亦是也此自成一器者也鹿鳴篇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瑟與笙爲二物則笙與簧亦二物傳以簧爲笙非也文選長笛賦注曰大笙謂之簧益非古義矣說詳禮記月令篇調箏笙箎簧

右招我由敖

箋云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

樾謹按上章右招我由房毛傳以房爲房中之樂此章敖字傳雖無文宜亦一律敖當讀爲驚儀禮大射

儀曰公入驚鄭注曰驚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右招我由敖言右招我用驚夏之樂也鄭經詔我由房曰欲使我從之於房中房以地言故敖亦以地言然敖爲舞位他無所見恐未足據也

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麻

傳曰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

越謹按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是顏所見江南舊本竝作將其來施經單言施而傳箋重言之曰施施猶氓篇啞其笑

矣傳箋重言之曰啞啞其蘭篇垂帶悸兮傳箋重言之曰悸悸此例甚多當以江南舊本為正顏反疑其誤非也惟傳箋之義均未得經旨氓篇將子無怒傳曰將願也荀子臣道篇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楊倞注曰施謂展其才也然則將其來施者願其來而展其才也首章言將其來施次章言將其來食詩人之辭自有意義蓋首章以子嗟言序所謂莊王不明賢人放逐者正指子嗟子嗟之才必有可用故曰將其來施欲其有所設施也次章以子國言子國則子嗟之父也因其子之賢而思其父其父之年必已老

矣不能有所設施矣故曰將其來食言願其來而以飲食頤養之不復煩以事也自來說詩者皆未達此義

彼留之子

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 正義曰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為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樾謹按此詩首章言彼留子嗟次章言彼留子國傳曰子國子嗟父蓋因子嗟之賢而上及其父也卒章言彼留之子則又因子嗟之賢而下及其子也此正

詩人愛賢無已之意鄭箋明云於思者則朋友之子
正義誤以彼畱之子亦謂子嗟故曲爲之說殊失經
旨

傲予又改爲兮 緇衣 鄭風

樾謹按篇中言予者皆設爲周天子之辭序云緇衣
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
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然則緇衣之詩固美
武公而亦見周天子之能善善正義曰此乃有國者
善中之善則大謬矣故通篇皆設爲周天子之辭儀
禮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此卽所謂傲予又改爲

也其云適子之館者覲禮天子賜舍是也其云還予
授子之粢者覲禮饗禮乃歸是也武公以諸侯入爲
卿士故用諸侯之禮詩人紀其實耳

無踰我里 將仲子

傳曰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 正義曰謂無踰越我
里居之垣牆

樾謹按二十五家之里不可逾越故正義加垣牆字
以成其義然非經旨也里猶廬也文選幽通賦里上
仁之所廬曹大家注曰里廬皆居處名也是里爲居
處之名與廬同義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

里是其義也無踰我里猶云無踰我廬傳以居釋里其義已足又申之曰二十五家爲里則轉失之

洵美且仁

叔于田

箋云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正義曰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懋謹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然則古所謂仁者乃以人意相存問之意故其字從人二也此章以仁稱叔見有叔則能以人意相存問故卷有人無叔則莫

能以人意相存問故卷無人也孔穎達徒震於仁之名而不達古義未得其旨嘗謂詩人之辭非如後人苟且趁韻者首章言巷無居人故曰洵美且仁次章言巷無飲酒故曰洵美且好三章言巷無服馬故曰洵美且武末一字皆與首句相應說文馬部曰馬武也於人言仁猶於馬言武皆古訓也

抑馨控忌抑縱送忌

大叔于田

傳曰騁馬曰馨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懋謹按馨控雙聲縱送疊韻凡古書雙聲疊韻之字皆無二義傳以一字爲一義恐非也馨控縱送竝以

御言磬卽控也言止馬也送卽縱也言騁馬也淮南子覽冥篇磬龜無腹高注曰磬空也磬爲空故亦爲控古文聲近者義卽相通縱送亦猶是矣分爲四事轉非古義上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而磬控縱送獨承良御句而言猶下章叔馬慢忌叔發罕忌而釋

擗鬯弓獨承叔發罕句而言也

洵直且侯兼義傳曰洵均侯君也箋云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樾謹按洵直且侯與叔于田洵美且仁句法正同彼

箋云洵信也言叔洵美好而又仁然則洵直且侯亦言洵忠直而又君也傳訓洵爲均似於義未合故鄭不從之但曰皆忠直且君則與洵美且仁一例至侯字之義傳訓爲君而箋又引論語文證之則君猶威也君與威古音相近說文艸部著从艸君聲讀若威是其證也爾雅釋親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說文女部威下引漢律曰婦告威姑威姑卽君姑也毛訓侯爲君卽是訓侯爲威故鄭引論語文以證之明君之爲威也正義以爲有人君之度失毛鄭之旨矣毛不直以威釋侯而仍用釋詁文訓爲君者以侯無威義

訓為君則威義存其中矣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侯之訓美亦從君之義而引申之左傳曰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侯為君故亦為美毛韓之義雖異而實同精於故訓者可一以貫之

三英祭兮

傳曰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

樾謹按三德即具本詩首章洵直且侯一句有二德次章孔武有力一句為一德直也侯也武也所謂三德也鄭以洪範說此詩恐未必然

不寔故也

遵大路

傳曰寔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樾謹按傳訓寔為速於義未了箋申傳意迂曲殊甚恐非經旨寔之言接也寔從連聲接從妾聲兩聲相近說文筴或作箋即其例矣爾雅釋詁篇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釋名釋形體曰捷接也漢書外戚傳注曰捷言接幸於上也凡從連得聲者並有接義此詩首章言無我惡兮不寔故也次章言無我讒兮不寔好也謂無以惡我讒我之故而不接續故舊之情好也蓋今君雖失道而先君之恩義不可忘詩人所

執袂而留之者其辭至切矣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樾謹按首章路字入韵次章路字不入韵猶騶虞篇首章虞字入韵次章虞字不入韵權輿篇首章輿字入韵次章輿字不入韵也合而讀之則兩虞字兩輿字未始不自爲韵詩固有此一例也此詩兩章並言遵大路兮而一入韵一不入韵正與彼同但彼在末此在首爲小異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章路字當作道變文協韵失之矣

東門之栗

東門之擘

傳曰栗行上栗也箋云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

樾謹按鄭以栗爲棗栗字恐非傳意也傳云行上栗與左傳行栗同襄九年傳斬行栗杜注曰行栗表道樹若是棗栗字豈鄭國表道止種栗樹而無他樹乎抑晉師於鄭國表道之樹止斬其栗而不及其他乎足知其非矣今按栗當讀爲列國語周語曰列樹以表道古者列樹表道故表道之樹卽謂之列栗與列聲近故得通用東山篇烝在栗薪箋云古者聲栗裂同也四月篇冬日烈烈箋云烈烈猶栗栗也竝其證

也首章云東門之墀次章云東門之列墀者除地爲
墀列者列樹表道鄭以木字讀之似於經義傳義胥
失矣

六胡不瘳 風雨

傳曰瘳愈也

懃謹按首章云故不夷傳曰夷說也卒章云胡不喜
喜說義同此章曰不瘳義不倫矣瘳當爲瘳文選琴
賦注曰瘳與聊字義同然則不瘳猶不聊也戰國策
秦策曰百姓不聊生高誘注曰聊賴也楚辭逢尤篇
曰心煩憤兮意無聊王逸注曰聊樂也蓋人無聊賴

則不樂故聊有樂義泉水篇聊與之謀傳曰聊願也
願與樂意亦相近云胡不瘳猶言云胡不樂傳義失
之毛詩二

羣經平議卷八

懃謹按厥因訓善而此厥字則當訓爲壯壯者盛也
禮記學記篇約而達微而厥厥與微對則有壯盛之
義可知蓋厥壯聲近而義通也首章言子之暹分
曰暹我謂我儼分傳曰還便捷之貌儼利也是也
儼義相應也二章言子之戎魯故曰暹我謂我儼分

羣經平議卷八

與樂意亦用哉云此不與餘言云此不樂與義共
頃不樂效師音樂義泉水益與與之精言曰與與出

羣經平議卷九

德清俞樾

毛詩二

揖我謂我臧兮

還 齊風

傳曰臧善也

樾謹按臧固訓善而此臧字則當訓為壯壯者盛也
禮記學記篇約而達微而臧臧與微對則有壯盛之
義可知蓋臧壯聲近而義通也首章言子之還兮故
曰揖我謂我儇兮傳曰還便捷之貌儇利也是還與
儇義相應也二章言子之茂兮故曰揖我謂我好兮



傳曰茂美也是茂與好義相應也此臧字亦當與昌字相應傳訓昌為盛臧為善則義不相應矣鄭知傳義之未安而易傳曰昌佼好貌則又與二章無別蓋毛傳失之於臧非失之於昌一章以便利相譽二章以美好相譽三章以壯盛相譽言各有當未可徒泥古訓矣

履我卽兮

東方之日

傳曰履禮也箋云卽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懃謹按傳訓履為禮而箋申其義如此殊於文義未

安岷篇體無咎言釋文曰韓詩作履履幸也此經履字當從韓詩說訓為幸履我卽矣者幸我就也二章曰履我發矣者幸我行也皆男女淫奔私相冀幸之辭履之為幸蓋古語有然韓說必非無據毛訓履為禮反失其旨矣

總角卅兮

甫田

傳曰總角聚兩髦也卅幼穉也

懃謹按卅兮承總角而言則當為形容總角之辭卅之為言貫也說文絳部絳織以絲貫杼也從絲省卅聲是絳有貫義此作卅者卽絳之段字也又或通作

關禮記禘記篇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輓輪正義曰
關穿也是關轂卽貫轂亦卽絆之段字也古字以聲
爲主不泥其形故絆或作關又或作卅矣說文以貫
訓絆蓋以同聲之字爲訓總角卅兮者總聚其髦以
爲兩角有交貫之象也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

范甯注曰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是其義也

猗嗟名兮

猗嗟

傳曰目上爲名

樾謹按名猶明也釋名釋言語曰名明也名實使分
明也蓋名與明古音雖不同然亦一聲之轉故禮記

檀弓篇曰銘明旌也銘與名同猗嗟明兮美目清兮
正取清明之義因明字非韵故用名字代之毛公以
名兮清兮皆言美目而名兮之文在美目之上清兮
之文在美目之下因有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之說此
蓋依經立義不可泥也後人遂將目上爲名四字羈
入爾雅竟若爲眉目閒之定稱於是變其字作昭見
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又變其字作顛見玉篇頁部不
特非詩人之意且亦非毛公作傳之意矣
舞則選兮則貫兮
傳曰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樾謹按此當以傳義爲長伐柯篇邊豆有踐傳曰踐
行列貌選從與聲得與踐通堯典與朕位史記五帝
紀作踐朕位是其例也毛公訓選爲齊訓踐爲行列
貌其義不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宓不齊字
子賤賤卽踐也可知選踐之同義矣舞有舞之位故
以齊爲貴射有射之侯故以中爲貴若如鄭義則舞
亦可言貫射亦可言選轉覺泛而不切矣

糾糾葛履可以履霜葛履摻摻女手可以縫裳魏風
傳曰夏葛履冬皮履葛履非所以履霜又曰婦人三
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魏俗至冬猶謂葛履可以

履霜利其賤也又云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
事也

樾謹案傳義但言葛履之不可履霜女之不可縫裳
竝無可以履霜可以縫裳之說疑經文兩可字當作
何字古可何字通用襄十年左傳下而無直則何謂
正矣釋文曰何或作可昭八年傳若何弔也釋文曰
何本或作可石鼓文其魚佳可佳可卽維何也此古
文以可爲何之證經文云糾糾葛履何以履霜摻摻
女手何以縫裳故傳義云然至鄭君作箋曰魏俗至
冬猶謂葛履可以履霜則已不知可字爲何字古文

美無度

汾沮如

傳曰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

懋謹按無度猶無斲也振鸞篇在此無斲箋云人皆愛敬無厭之者然則美無度亦謂無厭之者也後漢書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斲兮李賢注曰斲古度字是度與斲古通用傳以本字讀之而釋為不可尺寸其義轉迂矣

美如英

傳曰萬人為英

又云

萬民

懋謹案凡言如者皆取喻於物傳義非也美如英與下章美如玉同英亦玉也著篇尚之以瓊英乎而傳曰瓊英美石如玉者此英字當與彼同說文玉部瑛玉光也古字止以英為之穆天子傳枝斯之英郭注曰英玉之精華也玉之精華謂之英故石似玉者亦謂之英說文瑩玉色也一曰石之次玉者玉色謂之瑩石次玉者亦謂之瑩是其例矣

行役夙夜必偕

陟岵

傳曰偕具也

懋謹案傳義非也行役夙夜必偕與北山篇偕偕士

子朝夕從事義同彼傳云偕偕彊壯貌則此偕字亦當訓強說文人部偕強也是強乃偕之本義單言之曰偕重言之曰偕偕其義一也首章行役夙夜無已傳曰無解倦次章行役夙夜無寐傳曰無耆寐然則卒章言必偕正申前兩章之意言夙夜之間必當自強也訓偕爲俱失之矣

胡取禾三百廛兮

伐檀

傳曰一夫之居曰廛正義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樾謹按如傳義則三百廛爲三百夫之田其數太多且一章言廛二章言億三章言困義亦不倫疑傳義

非也廣雅釋詁絜纏竝訓束然則三百廛者三百纏也三百億者三百纏也三百困者三百絜也其實皆三百束也說文又部秉禾束也然則三百束者三百秉也鄭箋於二章曰三百億禾秉之數不知三百者億之數億猶秉也蓋自傳失其義故箋亦不得其解矣

樂土樂土

碩鼠

樾謹案韓詩外傳兩引此文竝作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當以韓詩爲正詩中疊

句成文者甚多如中谷有蕓篇疊嘅其歎矣嘅其歎
矣兩句丘中有麻篇疊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兩句東
方之日篇疊在我室矣在我室兮兩句汾沮洳篇疊
美無度美無度兩句皆是也毛與韓本當不異因古
人遇疊句皆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宋書
禮樂志所載樂府詞皆如是如秋胡行疊願登泰華
山神人共遨遊二句則書作願登泰華山
二神一人二共一遊一是其例也此詩亦當作
適彼樂土二傳寫誤作樂土樂土耳下二章
同此

職思其居 蟋蟀 唐風

傳曰職主也

樾謹案訓職為主於義未安爾雅職有二訓一曰常
也一曰主也職思之職當訓為常猶曰常思其居耳
次章職思其外三章職思其憂並同詩中職字當訓
常者甚多如巧言篇職為亂階言其常為亂階也大
東篇職勞不來言常勞而不見勤也今一以主釋之
則義轉迂矣略舉二事以例其餘

良士休休
傳曰休休樂道之心

樾謹按一章云良士瞿瞿二章云良士蹶蹶三章云
良士休休其義皆同故爾雅釋訓瞿瞿休休儉也若
如傳義則與瞿瞿不一律矣此休字當讀爲燠休之
休昭三年左傳杜注曰燠休痛念之聲正義引服注
曰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以是推之
休休猶嘻嘻也僖元年公羊傳慶父聞之曰嘻嘻何休
注曰嘻發痛語首之聲休與嘻一聲之轉廣雅釋詁
休喜也休之爲嘻猶休之爲喜矣瞿瞿以目言蹶蹶
以足言休休以聲音皆不敢荒淫之意泥其字以求
之斯不得其解矣

見此邂逅

綢繆

傳曰邂逅解說之貌

樾謹按邂逅乃古語莊子胠篋篇解垢同異之變多
解垢卽邂逅也與同異並言是邂逅二字各自爲義
邂逅之言解散也逅之言構合也故亦作解構淮南子
俶真篇孰冝解構人間之事乎高誘注曰解構猶合
會也構爲合會解非合會而連言之曰解構古人之
辭往往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因失
而連言得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因急而連言緩後
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因敗而

連言成皆其例也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野有蔓草
篇邂逅相遇毛傳曰邂逅不期而會是專說逅字之
義此傳曰邂逅解說之貌是專說邂字之義毛公生
六國時猶通古語固知邂逅二字各自爲義但於野
有蔓草篇謂因逅而連言邂於此篇又謂因邂而連
言逅故前後異義也毛說此經必與彼異者蓋亦順
文爲說彼經云邂逅相遇故從逅字取義訓爲不期
而會此經云見此邂逅若從彼說則不可通故從邂
字取義訓爲解說之貌婚姻失時男女睽隔其志鬱
結不舒矣今夕見之皆得解說然解說在心者不可

見解說在貌者則可見故傳以貌言之是說猶悅也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謂見此怡悅之貌也毛義精妙
鄭箋尙未能申說正義更無論矣釋文引韓詩以爲
不固之貌文選神女賦曰顛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
乎犯干然則不固猶言不自持也雖與毛異而亦從
邂字取義其說亦通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杜

傳曰飲助也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
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又云異姓卿大夫
女兒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飲而助之

樾謹按箋義非也爾雅釋宮曰行道也行之人猶言
道之人荀子性惡篇曰塗之人可以爲禹與此詩行
之人文法相似胡不比焉胡不飲焉不皆語詞車攻
篇徒御不警大庖不盈傳曰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
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
生民篇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傳曰不甯甯也不康康
也此例甚多胡不比焉胡不飲焉猶曰胡比焉胡飲
焉蓋言彼塗之人胡親比之有人無兄弟胡飲助之
有故序曰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鄭箋以行之
人爲君所與行之人義既迂曲又云女何不輔君爲

政令何不相推飲而助之正義因言猶冀他人輔之
上文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乃冀他人輔助失
詩旨矣

父母何怙

鴉羽

傳曰怙恃也

樾謹按二章云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三章云不能
藝稻粱父母何嘗皆承上句爲義此章云不能藝稷
黍父母何怙義亦當同怙乃餽之設字說文食部餽
寄食也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李云餽食也崔云字
或作互或作餽蓋餽從胡聲亦或省從古聲故怙與

餽得以通用猶言父母何食也傳以本字讀之非是
肅肅鵠行

傳曰行翮也 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
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

樾謹按說文羽部翮翹也從羽革聲翮羽莖也從羽
鬲聲二字義近而音則絕遠革聲古音在之哈部鬲
聲古音在支作部不相混也此傳翮字乃翮字之誤
廣雅釋訓行行更更也行與更音義相近訓行為翮
猶訓革為更也自之支無辯斯翮翮不分故此傳翮
誤為翮而正義以有行列為說於古人以聲相訓之

法失之遠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采苓

傳曰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
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
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
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
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
樾謹按傳箋所說繁而無當於詩意實未得也首章
言采苓二章言采苦三章言采葑詩人蓋託物以見
意苓之言憐也苦之言苦也葑之言從也說文草部

曰葑須從也讒人之言往往飾為哀憐辛苦之辭動人之聽而使人必從故以采芘采苦采葑為興也此詩刺晉獻公聽讒而作采芘采苦其即驪姬之夜半而泣乎三章皆言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箋云舍之焉舍之焉謂謫訕人欲使見貶退也其即廢太子申生之事乎首陽者元首之象以喻君也傳謂幽辟失之一章言首陽之巔二章言首陽之下見讒人之在君側也三章言首陽之東則更有意義碩人篇傳曰東宮齊太子也正義曰太子居東宮然則采葑采葑首陽之東正見讒人之言切近太子矣千載而下以意

逆志猶可得其微意也

逝者其耄

中鄰

秦風

傳曰耄老也八十曰耄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
樾謹按逝者對今者言今者謂此口逝者謂他日也逝往也猶言過此以往也箋以為去仕他國毛傳殊無此義

奉時辰杜

駟鐵

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杜者謂虞人也

樾謹按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然虞人驅禽以待射非如獸人獻獸以供膳豈其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乎又曰辰牝豈但驅其牝者而牝者在所不驅乎傳箋之說不可通也辰當讀爲麋爾雅釋獸曰麋牡麋牝麋然則麋牡猶言麋牡矣釋獸曰鹿牡麋牝麋襄四年左傳曰思其麋牡蓋以凡獸言之則爲牝牡專以麋言則當爲麋麋專以鹿言則當爲鹿麋而古人之辭往往互文見義故詩言麋牡傳言麋牡牡者通凡獸而言曰麋曰麋專以麋鹿言互相備也因麋字省作辰雖毛公不得其解矣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小戎

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正義曰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樾謹按箋文何以然三字解經文胡然二字因胡然之下卽云我念之於義似不屬故加了不來三字以成其義孔氏作正義誤倒其文而曰了然不來非箋意也阮氏校勘記已辯之矣惟經文實無不來字不得增出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此二句乃自解之辭廣雅釋詁方始也言始者與我以何時爲期乎胡然

而我遽念之也。杜篇曰：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彼期已過，故憂之。此未及期，故猶可勿念也。上章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是亦念之至矣。次章又自解之，如此正義所謂婦人無怨曠之志者，於此可見。箋不知方之為始，而曰：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於是下句不得其解矣。

淺駟孔羣

傳曰：淺駟，四介馬也。箋云：淺，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正義曰：淺，訓為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箋申明淺

駟為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淺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為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樾謹按：毛公但以淺駟為四介馬，竝無薄金之說。鄭訓淺為淺，即用小戎。淺收毛傳，文淺之訓，淺固無疑矣。以為薄金，恐未必然。韓奕篇：鞞鞞淺，輓傳曰：淺，虎皮淺毛也。儀禮既夕記：鹿淺，鄭注亦曰：鹿淺，鹿夏毛也。是凡毛之淺者，皆謂之淺。古者戰馬之甲，蓋以他獸之皮毛淺者為之。莊十年左傳：蒙臯皮而先犯之，僖二十八年傳：蒙臣蒙馬以虎皮，皆是也。傳所以載之者，以用虎皮為異耳。蓋馬必有甲，而甲厚則不

可驅騁故以他獸皮淺毛者爲之使足以禦矢石而其質仍柔輒不害馳走也管子參患篇曰甲不堅密與淺者同實尹注曰淺謂無甲單衣者可知馬之甲僅如人之單衣耳未必以金爲札如鄭君說也釋文引韓詩曰駟馬不著甲爲淺駟此恐傳者誤衍不字若不著甲直謂之駟耳何言淺也毛韓義本不異因韓說衍不字陸氏遂以異義錄之矣

蒙伐有苑

傳曰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虺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虺伐

懃謹按傳文討字殊不可曉箋訓爲雜義亦未詳討疑糾字之誤桓二年穀梁傳以是爲討之鼎也釋文曰麋氏云討或作糾是其例也說文斗部斗相糾繚也又曰苒艸之相斗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蓋苒糾二字竝從斗爲意繩三合謂之糾猶艸相斗謂之苒矣蒙之言蒙茸也是有糾繚之義故傳以糾訓蒙而箋以雜訓糾今誤爲討則傳箋之意皆晦矣又按畫雜羽之說似非經意尙書棗誓敵乃干枚傳曰施女楯紛正義曰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女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鄭云敵

猶繫也以是言之蒙有糾繚之義蓋卽所謂敵乃干者糾繚與敵繫同也繫紛於盾是謂蒙伐以其爲盾之飾故言有苑傳箋所說恐皆失之或毛傳本無羽字但曰蒙糾也後人據鄭義增益耳

溯洞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

傳曰逆流而上曰溯洞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溯游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溯洞順流而下曰溯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

懋謹按溯說文作滂水部滂逆流而上曰滂洞逆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是溯字止可爲逆流之名其字本從並得聲並不順也若使逆流順流同謂之溯義不可通雖有爾雅明文未敢信也此詩本刺襄公不能用周禮兩溯字皆從下而上之意居今思古故取義於溯兩句之異全在洞字游字爾雅釋水曰涇闕流川過辯回川郭璞解上句曰通流解下句曰旋流此經洞字卽彼回字游字卽彼流字回乃洞之省游與流古字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師古注曰游卽流也溯洞溯流其爲溯也不異然溯之於回川則

道阻且長喻不以禮求之也溯之於流川則宛在水中央喻以禮求之也傳義雖亦本爾雅然於字義不合卽非經義可知矣

道阻且右

傳曰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浹沚爲韻樾謹按出其左右方見迂迴僅曰出其右於義未足如正義說豈古人之文亦苟且協韻乎斯不然矣有

杖之杜篇曰有杖之杜生於道左箋曰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彼言左此言右義可互明左熱則右寒矣霜降爲九月中白露爲霜則其時已寒而道又出其右是寒甚也北門篇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曰北門背明鄉陰此言右猶彼言北也蓋此詩之作序以爲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今讀其詩不見有刺意此後人所以不信序說也然一右字已與北門同意矣其君也哉終南

箋曰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樾謹按羔裘篇洵直且侯傳曰侯君也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傳曰烝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君與美義相近故昭元年左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孔子稱舜曰君哉舜也猶曰美哉舜也此云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亦美之之詞箋云儀貌尊嚴蓋與羔裘篇引論語文同義然言各有當或不其然

交交黃鳥

黃鳥

傳曰交交小兒

樾謹按小宛篇交交桑扈傳與此同又桑扈篇交交

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是傳箋竝以交交屬貌然詩人言鳥如關關雎鳩雝雝鳴雁以聲音者為多交交亦當以聲言文選鸚鵡賦注引韻略曰咬咬鳥鳴也說文無咬字蓋卽詩之交交而後人加口旁耳鳥鳴之訓或本三家詩與百夫之特

傳曰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樾謹按二章百夫之防傳曰防比也三章百夫之禦

傳曰禦當也然則防者言可以比百夫禦者言可以當百夫推之首章義亦如是柏舟篇實維我特傳曰特匹也百夫之特言可以匹百夫也故曰乃特百夫之德柏舟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直也其義與毛傳相近若用以說此詩亦復可通三章禦字毛訓爲當卽相當直之意也鄭箋謂百夫之中最雄俊則以特爲特立之特此非申傳乃易傳矣正義混傳箋一之非是

人百其身

箋云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 正義曰我

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

懋謹按經言百其身不言百其死箋義非也此其字仍以三良言首章謂奄息也穆公以奄息從死奄息止一身耳若可贖之則人願百倍其身以贖之謂以百人從死亦所甘也上云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是奄息之德足以匹百夫故願以百身代之兩百字正相應解爲一身百死失其旨矣

隰有六駮

晨風

傳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正義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

犖遙視如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棗隰有
樹槎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
槎謹按陸以駮爲木名誠爲有理然梓榆之名不見
於爾雅今以爾雅求之釋木云駮赤李釋文曰字亦
作駮此木之以駮名者也釋草云昞九葉釋文曰樊
本昞字作駮此草之以駮名者也何必引梓榆之名
爲說乎至此經六字殊不可曉王肅謂據所見而言
亦臆說也六疑當爲共說文山部共菌共地菴叢生
田中從山六聲徐鍇繫傳曰從山者象三菌叢生也
菌以叢生而謂之共則凡叢生者皆得以共名之周

易夬九五曰苒陸夬夬陸卽共也苒叢生而曰苒陸
猶菌叢生而曰菌共矣六駮卽菌共苒陸之比六共
陸古字通用陸從壺聲壺從共聲共從六聲以六爲
共猶以陸爲共也駮蓋卽釋草之昞郭璞注曰今江
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曰五葉卽此類也
是駮亦叢生之物故稱共駮上山有苞櫟鴉羽篇
正義引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然則櫟曰苞駮曰六義
正一例六駮卽共昞也傳義失之陸疏亦未爲得

於我乎夏屋渠渠

權輿

傳曰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

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正義曰案
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
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
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終則
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
得言屋宅也

樾謹按傳不解屋字未知毛意如何鄭訓屋爲具雖
本爾雅似於文義未安古鼎彝之屬往往刻宮室之
象薛尚功所載有冊命鼎上刻室形阮氏積古齋所
載有重屋父丁彝上刻重屋形皆是也儀禮士冠禮

鄭注 周制自卿大夫以下皆爲夏屋此經所謂夏
屋者或亦鼎彝之屬上刻夏屋形故卽以名之崔駰
以夏屋渠渠說宮室之美義自得通而王肅據以說
此經則詩人固言飲食之器非言宮室宜爲孔氏所
糾矣

泌之洋洋

衡門

陳風

傳曰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
正義曰邶風泌彼泉水知泌爲泉水

樾謹按泌彼泉水爲泉流之貌泌之洋洋爲泉水之
名正義必合而一之則是泌之洋洋爲泌然之洋洋

不成句矣且瑟彼泉水與變彼諸姬一律今云泌泉水也則亦將云變諸姬也其可乎故觀毛公泌泉水也之訓知非瑟彼泉水之瑟矣蔡邕郭林宗碑曰樓遲泌丘以泌爲丘名或本三家詩廣雅釋丘曰丘上有丘爲泌丘泌丘當卽秘丘也泌之爲丘名爲泉名雖未知孰是要皆實有所指之地非如瑟彼泉水爲虛擬之詞也

誰昔然矣

墓門

傳曰昔久也箋云誰昔昔也

樾謹按昔之爲久常訓也誰乃語辭誰昔然矣猶云

由來久矣傳箋之義甚明段氏玉裁所訂故訓傳作昔夕也爲之說曰誰夕猶今人云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此說殊誤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萬民此豈一二日之事而以疇昔之夜爲比乎且記云疇昔之夜者疇昔昔也猶云昔之夜也若訓昔爲夕則旣云夕不必又云夜矣段誤解記文因臆改傳義不可從也

倭人憫兮

月出

樾謹按說文無憫字憫卽溱洧篇瀏其清兮之瀏作瀏者字之誤也采薇篇正義引鄭君周易注曰憫讀

如羣公謙之謙古書篆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
作慊然則瀏誤爲瀏亦猶是矣瀏之義爲清說文水
部瀏流清貌引詩曰瀏其清兮毛意上言瀏下言清
不當同義故曰瀏深貌至此詩毛惟首章有傳二三
章皆無傳蓋義與首章同首章倭人僚兮傳曰好貌
此章倭人瀏兮釋文亦曰好貌正得傳意深與好從
清之義而引申之廣雅釋詁曰靖深也清之爲深猶
靖之爲深也碩人篇巧笑倩兮傳曰倩好口輔清之
爲好猶倩之爲好也此詰訓之法後世失其傳久矣
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

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
佚之行自之他耳觚拒之詞

樾謹按鄭意以此兩句爲詩人設爲靈公觚拒之詞
然非詩意也靈公之往夏氏必以從夏南爲詞故詩
人刺之曰吾君胡爲乎朝夕而適株林從夏南乎殆
非適株林從夏南也如此則淫乎夏姬意在言外矣
箋義失之

天之沃沃 隰有萋楚

傳曰天少也箋云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
樂其無妃匹之意

樾謹按天之沃沃仍當以莫楚言詩人固借物爲喻不必斥言人也國語魯語澤不伐天葦注曰草木未成曰夭漢書貨殖傳澤不伐天師古注曰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此經天字義與彼同沃沃卽氓篇所謂其葉沃若也若以人言則失其義矣

誰能亨魚概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

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

樾謹按經文兩誰字鄭本當作疇說文口部疇誰也經典相承以疇爲之爾雅釋詁曰疇誰也鄭作箋時

經文蓋作疇能亨魚疇將西歸鄭解疇字爲疇匹之疇國語齊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韋注曰疇匹也字亦作儔大玄經劇首曰陽無介儔范望注曰儔匹也鄭以爲儔匹中有能亨魚者儔匹中有將西歸者故以人偶釋之不然則誰能誰將意甚明顯何迂迴其詞而曰人偶乎詩中言誰者如誰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鄭固不以人偶釋之也是知此經誰字當爲疇矣

於我歸處

蟋蟀

曹風

箋云君當於何依歸乎

正義曰此國若亡於我君

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樾謹按王義之說非經意且非箋意也經云於我歸處箋云於何依歸蓋卽以我爲何我何古音相近鶉之奔奔篇我以爲兄韓詩外傳引作何以爲兄疑此篇於我歸處於我歸息於我歸說三我字韓詩竝作何鄭箋用韓義耳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言言部引作諷以謚我何之爲我猶何之爲諷也

蟬掘閱

傳曰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

樾謹按傳箋於掘閱之義均未明說文土部掘下引詩作蟬掘掘閱是掘乃木字掘其段借字說文又有堀字曰兔堀也徐鍇繫傳引文子兔走歸堀閱證之詩之掘閱與文子堀閱同義閱通作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閱來風是其證也一章言羽二章言翼三章言掘閱者見昭公任用小人入其朝者如入蟬蛸之掘穴也漢書鄒陽傳曰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亦以掘穴連文因段掘閱爲之而毛鄭均不得其解矣

季女斯飢

俟人

經坑

三

傳曰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正義曰采蘋云
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牽云思變季女逝兮欲取
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爲少女此言
斯飢當謂幼者竝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
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爲訓故不同也

樾謹按毛分季女爲二義殊爲不安此季女與車牽
篇同彼箋云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
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此詩之義與彼不殊僖十
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史記晉世家作美女乘軒者然則曹

共公不止遠君子近小人且多內嬖可知故於卒章
及之見婉變之季女不見答而至窮困也史記增美
女二字必有所本或三家詩說與

四國有王 下泉

傳曰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
朝聘於天子也

樾謹按焦氏易林蠱卦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荀伯
遇時憂念周京據此則三家詩當有作四國無王荀
伯勞之者勞之謂憂之也淮南子精神篇竭力而勞
萬民汜論篇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曰勞憂也三家

詩必訓勞爲憂焦氏用其說故曰憂念周京也以全
詩語意求之優于毛矣
之日感發 七月 爾風

樾謹按七月篇或言日或言月王介甫詩說因有陽
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殊近穿鑿蓋前人徒以陰陽
爲言而未推其紀數之異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
四之日以周正紀數也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
月十月以夏正紀數也公劉從豳當有夏中葉則其
俗必循用夏正周公作詩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故卽本豳人之俗以立言篇名七月其曰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爲正月
周公在周言周故變其文曰一之日以周正紀數而
又不與豳俗之用夏正者混而無別正古人立言之
善也旣曰一之日遂繼之曰二之日便於文也旣曰
一之日二之日則夏正之正月二月不得謂之一月
二月故從周正數之曰三之日四之日自是爲蠶月
蠶月者夏之三月以周正數之則五之日也不言五
之日者以篇中有五月也不言三月者以篇中有三
之日也因取物候之有定者紀之而曰蠶月不特屬
詞之密且正朔無定而物候有定則七月一篇所紀

日月皆定於此矣

三之日于耜

傳曰于耜始修耒耜也

樾謹按四章一之日于貉箋云往搏貉七章晝爾于茅箋云往取茅是經文于字箋皆訓爲往獨此無箋則因修耒耜不當言往耳不知于耜亦往耜也周官薙氏掌殺草冬日至而耜之鄭注曰耜之以耜側東土剡之三之日于耜當從此義謂往而耜之也耜乃殺草之名非謂修耒耜幽地晚寒故至三之日始克耜之耳

蠶月條桑

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正義曰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

樾謹按采桑之事尚在下文若此句已言斬條於地就地而采之則下又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於文複矣且斬條於地而采之亦不得但謂之條桑箋義非也蠶月條桑與四月秀萸文義一律禹貢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說文草部繇艸盛貌引夏書曰厥草惟繇繇爲草盛貌則條爲木盛貌此條字義與彼同條桑言桑葉茂盛也

猗彼女桑

傳曰角而束之曰猗 正義曰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穉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束而采之也

樾謹按猗乃猗之段字說文手部猗偏引也女桑乃桑之小者故以手引而采之也竝無以繩束之義

四月秀萋

傳曰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萋秀萋其是乎 正義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萋生夏小正云王萋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萋而生秀字

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萋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萋已否未能審之

樾謹按王萋之爲萋木無明文鄭以意說之耳未足據也爾雅釋草曰萋繞棘菴郭注曰今遠志也疑卽此經所謂萋者萋繞木疊韻字重言之曰萋繞單言之則止言萋矣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菴一名萋繞葉名小草陶注曰小草狀如麻黃而青蘇頌圖經云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此云四月秀萋者蓋三月而華四月而秀又或幽地晚寒故較遲一月

也毛必云不榮而實曰秀此亦似泥正義引出車云
黍稷方華生民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然
則雅訓固未可拘矣

上入執宮功

傳曰入為上出為下箋云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
中之事矣

懋謹按上尚古字通上下之上可以尚為之尚庶之
尚亦可以上為之上入執宮功言野功既畢尚入而
執宮中之事也陟岵篇上慎旃哉朱子集傳曰上猶
尚也其說視箋義為長不得因非古訓而疑之

予所蓄租

鴨鴉

傳曰租為釋文引韓詩曰積也

懋謹按租當讀為苴漢書郊祀志席用苴稽如淳曰
苴讀如租是租苴古字通也召旻篇如彼棲苴傳曰
苴水中浮草然則予所將茶予所蓄租言予所將取
之茶予所蓄聚之苴兩句正一律如毛韓之義則與
上句不倫矣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東山

箋曰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

懋謹按不與伊並語詞不可畏言可畏也伊可懷言

可懷也蓋言室中久無人荒穢如此可畏亦可懷也
箋義失之

九十其儀

正義曰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懋謹按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為一矣故古人之詞凡言至多之數必曰九若公羊傳叛者九國漢書反者九起是也此言九十其儀與無羊篇九十九其特一律蓋以十計者止于九十若再益以十即當以百計矣是不可復益之數故為至多之數也若依正義分九與十而二之轉不見其多矣且如九十其

特可曰九其特十其特乎由不解古人語意故也

邊豆有踐

伐柯

傳曰行列貌

懋謹案踐當讀為翦爾雅釋言曰翦齊也翦訓齊故為行列之貌言邊豆之行列翦然而齊也尙書序曰遂踐奄鄭注曰踐讀曰翦禮記玉藻篇弗身踐也鄭注曰踐當為翦是踐翦古通用矣

德音不瑕

狼跋

傳曰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懋謹按傳箋義竝非也瑕古與遐通隰桑篇遐不謂

矣禮記表記引作瑕不謂矣是其證也泉水篇不瑕
有害傳曰瑕遠也是亦讀瑕為遐德音不瑕猶曰德
音不遐不乃語詞不遐遐也與車攻篇不警警也不
盈盈也文王篇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一例言其德音
所及者遠也

羣經平議卷九

音不遐不乃語詞不遐遐也與車攻篇不警警也不
盈盈也文王篇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一例言其德音
所及者遠也

